

9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DEC 29 1953

T9150 /3838C

容齋四筆卷第五十四則

土木偶人

趙德夫作金石錄其跋漢居攝墳壇二刻石云
其一上谷府卿墳壇其一祝其卿墳壇曰墳壇
者古未有土木像故爲壇以祀之兩漢時皆如
此予案戰國策所載蘇秦謂孟嘗君曰有土偶
人與桃梗相語桃梗曰子西岸之土也埏子以
爲人雨下水至則汝殘矣土偶曰子東國之桃
梗也刻削子以爲人雨降水至流子而去矣所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
圖書館珍藏印

謂土木爲偶人非像而何漢至寓龍寓車馬皆謂以木爲之像其真形謂之兩漢未有則不可也

饒州風俗

嘉祐中吳孝宗子經者作餘干縣學記云古者江南不能與中土等宋受天命然後七閩二浙與江之西東冠帶詩書翕然大肆人才之盛遂甲於天下江南旣爲天下甲而饒人喜事又甲於江南蓋饒之爲州壤土肥而養生之物多其

民家富而戶羨蓄百金者不在富人之列又當寬平無事之際而天性好善爲父兄者以其子與弟不文爲咎爲母妻者以其子與夫不學爲辱其美如此予觀今之饒民所謂家富戶羨了非昔時而高甍巨棟連阡亘陌者又皆數十年來寓公所擅而好善爲學亦不盡如吳記所言故錄其語以寄一歎

禽畜菜茹色不同

禽畜菜茹之色所在不同如江浙間猪黑而羊

白至江廣吉州以西二者則反是蘇秀閒鶩皆
白或有一班褐者則呼爲鴈鶩頗異而畜之若
吾鄉凡鶩皆鴈也小兒至取浙中白者飼養以
爲湖沼觀美浙西常茄皆皮紫其皮白者爲水
茄吾鄉常茄皮白而水茄則紫其異如是

伏龍肝

本草伏龍肝陶隱居云此竈中對釜月下黃土
也以竈有神故呼爲伏龍肝并以透隱爲名爾
雷公云凡使勿悞用竈下土其伏龍肝是十年

已來竈額內火氣積自結如赤色石中黃其形
貌八稜子嘗見臨安醫官陳輿大夫言當以砌
竈時納猪肝一具於土中俟其積久與土爲一
然後用之則稍與名相應比讀後漢書陰識傳
云其先陰子方臘日晨炊而竈神形見注引雜
五行書曰宜市買猪肝泥竈令婦孝然則輿之
說亦有所本云廣濟曆亦有此說又列作竈忌
日云伏龍在不可移作所謂伏龍者竈之神也
勇怯無常

民無常勇亦無常怯有氣則實實則勇無氣則
虛虛則怯怯勇虛實其由甚微不可不知勇則
戰怯則北戰而勝者戰其勇者也戰而北者戰
其怯者也怯勇無常儵忽往來而莫知其方惟
聖人獨見其所由然此呂氏春秋決勝篇之語
予愛而書之

趙德甫金石錄

東武趙明誠德甫清憲丞相中子也著金石錄
三十篇上自三代下訖五季鼎鍾甗鬲槃匱尊

爵之欵識豐碑大碣顯人晦士之事蹟見于石
刻者皆是正偽謬去取褒貶凡爲卷二千其妻
易安李居士平生與之同志趙沒後愍悼舊物
之不存乃作後序極道遭罹變故本末今龍舒
郡庫刻其書而此序不見取比獲見元藁於王
順伯因爲撮述大槩云予以建中辛巳歸趙氏
時丞相作吏部侍郎家素貧儉德甫在太學每
朔望謁告出質衣取半千錢步入相國寺市碑
文果實歸相對展玩咀嚼後二年從官便有窮

盡天下古文奇字之志傳寫未見書買名人書
畫古奇器有持徐熙牡丹圖求錢二十萬留信
宿計無所得捲還之夫婦相向惋悵者數日及
連守兩郡竭俸入以事鈔槩每獲一書即日勘
校裝緝得名畫彝器亦摩玩舒卷摘指疵病盡
一燭爲率故紙札精緻字畫全整冠於諸家每
飯罷坐歸來堂烹茶指堆積書史言某事在某
書某卷第幾葉第幾行以中否勝負爲飲茶先
後中則舉栝大笑或至茶覆懷中不得飲而起

凡書史百家字不刊缺本不誤者輒市之儲作
副本靖康丙午德甫守淄川聞虜犯京師盈箱
溢篋戀戀悵悵知其必不爲已物建炎丁未奔
太夫人喪南來旣長物不能盡載乃先去書之
印本重大者畫之多幅者器之無款識者已又
去書之監本者畫之平常者器之重大者所載
尚十五車連艫渡淮江其青州故第所鎖十間
屋期以明年具舟載之又化爲煨燼巴西歲六
月德甫駐家池陽獨赴行都自岸上望舟中告

別子意甚惡呼曰如傳聞城中緩急奈何遙應
曰從衆必不得已先弃輜重次衣衾次書冊次
卷軸次古器獨宋器者可自負抱與身俱存亡
勿忘之徑馳馬去秋八月德甫以病不起時六
宮徃江西予遣二吏部所存書二萬卷金石刻
二千本先徃洪州至冬虜陷洪遂盡委弃所謂
車轆渡江者又散爲雲煙矣獨餘輕小卷軸寫
本李杜韓柳集世說鹽鐵論石刻數十副軸鼎
鼐十數及南唐書數篋偶在卧內巋然獨存上

江旣不可徃乃之台温之衢之越之杭寄物於
嵯縣庚戌春官軍收叛卒悉取去入故李將軍
家巋然者十失五六猶有五七篋挈家寓越城
一夕爲盜穴壁負五篋去盡爲吳說運使賤價
得之僅存不成部帙殘書策數種忽閱此書如
見故人因憶德甫在東萊靜治堂裝標初就芸
籤縹帶束十卷作一帙日按二卷跋一卷此二
千卷有題跋者五百二卷耳今手澤如新墓木
已拱乃知有有必有無有聚必有散亦理之常

又胡足道所以區區記其終始者亦欲爲後世好古博雅者之戒云時紹興四年也易安年五十二矣自叙如此予讀其文而悲之爲識於是書

韓文公薦士

唐世科舉之柄顯付之主司仍不糊名又有交朋之厚者爲之助謂之通榜故其取人也畏於譏議多公而審亦有脅於權勢或撓於親故或累於子弟皆常情所不能免者若賢者臨之則

不然未引試之前其去取高下固已定於胸中矣韓文公與祠部陸員外書云執事與司貢士者相知識彼之所望於執事者至而無間彼之職在乎得人執事之職在乎進賢如得其人而授之所謂兩得矣愈之知者有侯喜侯雲長劉述古韋羣玉撫言作紆此四子者可以當首薦而極論期於成而後止可也沈杞張荻科記又作弘尉遲汾李紳張後餘李翊皆出羣之才與之足以收人望而得才實主司廣求焉則以告之可也往

者陸相公司貢士愈時幸在得中所與及第者皆赫然有聲原其所以亦由梁補闕肅王郎中礎佐之梁舉八人無有失者其餘則王皆與謀焉陸相於王與梁如此不疑也至今以爲美談此言在集中不注歲月案據言云正元十八年權德輿主文陸儉員外通榜韓文公薦十人於儉權公凡三榜共放六人餘不出五年內皆捷以登科記考之正元十八年德輿以中書舍人知舉放進士二十三人尉遲汾侯雲長韋紆沈

杞李翊登第十九年以禮部侍郎放二十人侯喜登第永正元年放二十九人劉述古登第通三榜共七十二人而韓所薦者預其七元和元年崔邠下放李紳二年又放張後餘張弘皆與據言合陸儉在正元間時名最著韓公敬重之其行難一篇爲儉作也曰陸先生之賢聞於天下是是而非非自越州召拜祠部京師之人造焉先生曰今之用人也不詳位于朝者吾取某與某而已在下者多于朝凡吾與者若干人又

送其刺歙州序曰君出刺歙州朝廷耆舊之賢
都邑游居之良齋咨涕夷咸以爲不當去則慘
之以人物爲已任久矣其刺歙以十八年二月
權公放榜時旣以去國而用其言不替其不負
公議而采人望盖與陸宣公同韓公與書時方
爲四門博士居百寮底殊不以其薦爲犯分故
公作權公碑云典貢士薦士於公者其言可信
不以其人布衣不用即不可信雖大官勢人交
言一不以綴意又云前後考第進士及庭所策

試士踊相躡爲宰相達官其餘布處臺閣外府
凡百餘人梁肅及慘皆爲後進領袖一時龍門
惜其位不通顯也豈非汲引善士爲當國者所
忌乎韓公又有荅劉正夫書云舉進士者於先
進之門何所不往先進之於後輩苟見其至寧
可以不荅其意邪來者則接之舉城士大夫莫
不皆然而愈不幸獨有接後進名以是觀之韓
之留意人士可見也

王勃文章

王勃等四子之文皆精切有本原其用駢儷作記序碑碣蓋一時體格如此而後來頗議之杜詩云王楊盧駱當時體輕薄爲文哂未休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正謂此耳身名俱滅以責輕薄子江河萬古流指四子也韓公滕王閣記云江南多游觀之美而滕王閣獨爲第一及得三王所爲序賦記等壯其文辭注謂王勃作游閣序又云中丞命爲記竊喜載名其上詞列三王之次有榮耀焉則韓之所以推勃

亦爲不淺矣勃之文今存者二十七卷云

呂覽引詩書

呂氏春秋有始覽論大篇引夏書曰天子之德廣運乃神乃武乃文又引商書曰五世之廟可以觀恠萬夫之長可以生謀高誘注皆曰逸書也廟者鬼神之所在五世久遠故於其所觀魅物之恠異也予謂呂不韋作書時秦未有詩書之禁何因所引訛謬如此高誘注文恠異之說一何不與之甚邪又孝行覽亦引商書曰刑三

白罪莫重於不孝。今安得有此文。亦與孝經不合。又引周書曰：若臨深淵，若履薄冰。注云：周書周文公所作，尤妄也。又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爲舜自作詩，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我思，豈無他士。爲子產答叔向之詩，不知是時國風雅頌何所定也。甯戚飯牛歌，高誘全引碩鼠三章，又爲可笑。

藍田丞壁記

韓退之作藍田縣丞廳壁記，柳子厚作武功縣

丞廳壁記。二縣皆京兆屬城，在唐爲畿甸事體正同。而韓文雄拔超峻，光前絕後。以柳視之，殆猶碣碣之與美玉也。莆田方崧卿得蜀本數處，與今文小異。其破崖岸而爲文一句，繼以丞廳故有記，蜀本無而字，考其語脉，乃破崖岸爲文丞是句絕文丞者，猶言文具備員而已。語尤奇崛。若以丞字屬下句，則既是丞廳記矣。而又云丞廳故有記，雖初學爲文者不肯爾也。此篇之外，不復容後人出手。姪孫倬頃丞宣城，後生頗

有意斯道自作題名記示子予曉之曰他文尚
可隨力工拙下筆至如此記豈宜犯不韙哉倬
時已勒石深悔之近日亦見有爲之者吾家孫
姪多京官調選再轉必爲丞慮其復有效尤者
故書以戒之

錢武肅三改元

歐陽公五代史叙列國年譜云聞於故老謂吳
越亦嘗稱帝改元而求其事迹不可得頗疑吳
越後自諱之及旁采諸國書與吳越往來者多

矣皆無稱帝之事獨得其封落星石爲寶石山
制書稱寶正六年辛卯耳王順伯收碑有臨安
府石屋崇化寺尊勝幢云時天寶四年歲次辛
未四月某日元帥府府庫使王某又明慶寺白
傘蓋陀羅尼幢云吳越國女弟子吳氏十五娘
建其發願文序曰十五娘生忝霸朝貴彰國懿
天寶五年太歲壬申月日題順伯考其歲年知
非唐天寶而辛未乃梁開平五年其五月改乾
化壬申乃二年梁以下卯篡唐武肅是歲猶用

唐天祐次年自建元也錢唐湖廣潤龍王廟碑
云錢鏐正明二年丙子正月建新功臣壇院碑
封睦州墻下神廟勅皆正明中登聖寺磨崖梁
龍德元年歲次辛巳錢鏐建又有龍德三年上
宮詩是歲梁亡九里松觀音尊勝幢寶大二年
歲次乙酉建衢州司馬墓誌云寶大二年八月
歿順伯案乙酉乃唐莊宗同光三年其元年當
在甲申蓋自壬申以後用梁紀元至後唐革命
復自立正朔也又水月寺幢云寶正元年丙戌

十月具位錢鏐建是年爲明宗天成招賢寺幢
云丁亥寶正二年又小昭慶金牛碼頭等九幢
皆二年至五年所刻貢院前橋柱刻寶正六年
歲在辛卯造然則寶大止二年而改寶正寶正
盡六年次年壬辰有天竺日觀庵經幢復稱長
興三年八月用唐正朔其年三月武肅薨方寢
疾語其子元瓘曰子孫善事中國勿以易姓廢
事大之禮於是以遺命去國儀用藩鎮法然則
有天寶寶大寶正三名歐陽公但知其一耳通

鑑亦然自是歷晉漢周及本朝不復建元今猶有清泰天福開運會同係契丹年乾祐廣順顯德石刻存者三四十種固未嘗稱帝也

黃庭換鵝

李太白詩云山陰道士如相見應寫黃庭換白鵝蓋用王逸少事也前賢或議之曰逸少寫道德經道士舉鵝群以贈之元非黃庭以爲太白之誤予謂太白眼高四海衝口成章必不規規然旋檢閱晉史看逸少傳然後落筆正使誤以

道德爲黃庭於理正自無害議之過矣東坡雪堂旣毀紹興初黃州一道士自捐錢粟再營建士人何頡斯舉作上梁文其一聯云前身化鶴曾陪赤壁之游故事換鵝無復黃庭之字乃用太白詩爲出處可謂奇語案張彥遠法書要錄載褚遂良右軍書目正書有黃庭經云注六十一行與山陰道士真蹟故在又武平一徐氏法書記云武后曝太宗時法書六十餘函有黃庭又徐季海古蹟記元宗時大王正書三卷以黃庭

爲第一皆不云有道德經則知乃晉傳誤也

宋桑林

左傳宋公享晉侯於楚丘請以桑林注桑林者
殷天子之樂名舞師題以旌夏晉侯懼而退及
著雍疾卜桑林見荀偃士局欲奔請禱焉荀瑩不
可予案呂氏春秋云武王勝殷立成湯之後於
宋以奉桑林高誘注曰桑山之林湯所禱也故
使奉之淮南子云湯早以身禱於桑山之林許
叔重注曰桑山之林能興雲致雨故禱之桑林

一說不同杜預注左傳不曾引用豈非是時未
見其書乎

馮夷姓字

張衡思玄賦號馮夷俾清津兮擢龍舟以濟予
李善注文選引青令傳曰河伯姓馮氏名夷浴
於河中而溺死是爲河伯太公金匱曰河伯姓
馮名修裴氏新語謂爲馮夷莊子曰馮夷得之
以游大川淮南子曰馮夷服夷石而水仙後漢
張衡傳注引聖賢家墓記曰馮夷者弘農華陰

潼鄉隄首里人服八石得水仙爲河伯又龍魚
河圖曰河伯姓呂名公子夫人姓馮名夷唐碑
有河侯新祠頌秦宗撰文曰河伯姓馮名夷字
公子數說不同然則不經之傳也蓋本於屈原
遠遊篇所謂使湘靈鼓瑟兮令海若舞馮夷前
此未有用者淮南子原道訓又曰馮夷大丙之
御也乘雲車入雲蜺許叔重云皆古之得道能
御陰陽者此自別一馮夷也

容齋四筆卷第五

容齋四筆卷第六

十五則

韓文公逸詩

唐五竇聯珠集載竇牟爲東都判官陪韓院長
謁河南同尋劉師不遇分韻賦詩都官員外郎
韓愈得尋字其語云秦客何年駐仙源此地深
還隨躡鳧騎來訪馭雲襟院閉青霞入松高老
鶴尋猶疑隱形坐敢起竊桃心今諸本韓集皆
不載近者莆田方崧卿考證訪蹟甚至猶取聯
珠中竇庠酬退之登岳陽樓一大篇顧獨遺此

何也

竇叔向詩不存

竇氏聯珠序云五竇之父叔向當代宗朝善五言詩名冠流輩時屬正懿皇后山陵上注意哀挽即時進三章內考首出傳諸人口有命婦羞蘋葉都人插柰花禁兵環素帟宮女哭寒雲之句可謂佳唱而畧無一首存於今荆公百家詩選亦無之是可惜也予嘗得故吳良嗣家所抄唐詩僅有叔向六篇皆奇作念其不傳於世今

悉錄之夏夜宿表兄話舊云夜合花開香滿庭夜深微雨醉初醒遠書珍重何時達舊事淒涼不可聽去日兒童皆長大昔年親友半凋零明朝又是孤舟別愁見河橋酒幔青秋砧送包大
夫云斷續長門夜清冷逆旅秋征夫應待信寒女不勝愁帶月飛城上因風散陌頭離居偏入聽况復送歸舟春日早朝應制云紫殿俯千官春松應合歡御爐香焰煖馳道玉聲寒乳燕翻珠綴祥鳥集露盤宮花一萬樹不敢舉頭看過

檐石湖云曉發魚門埭晴看檐石湖日銜高浪
出天入四空無咫尺分洲島纖毫指舳艫渺然
從此去誰念客帆孤正懿挽歌二首云二陵恭
婦道六寢盛皇情禮遜生前貴恩追歿後榮幼
王親捧土愛女復連塋東望長如在誰云向王
京後庭攀畫柳上陌咽清茄命婦羞蘋葉都人
插柰花壽宮星月異仙路往來賒縱有迎神術
終悲隔絳紗第三篇亡叔向字遺直仕至左拾
遺出爲漂水令唐書亦稱其以詩自名云

用柰花事

竇叔向所用柰花事出晉史云成帝時三吳女
子相與簪白花望之如素柰傳言天公織女死
爲之着服已而杜皇后崩其言遂驗紹興五年
寧德皇后訃音從北庭來知徽州唐輝使休寧
尉陳之茂撰疏文有語云十年罹難終弗返於
蒼梧萬國銜冤徒盡簪於白柰是時正從徽廟
蒙塵其對偶精確如此

王廖兒良

賈誼過秦論曰六國之士吳起孫臏帶他兒良
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朋制其兵漢書注家皆
無所釋顏師古但音兒爲五奚反廖爲聊而已
此八人者帶他兒良王廖不知其何國人獨呂
氏春秋云老聃貴柔孔子貴仁墨翟貴廉關尹
貴清列子貴虛陳駢貴齊楊朱貴已孫臏貴勢
王廖貴先兒良貴後而注云王廖謀兵事貴先
建茅也兒良作兵謀貴後雖僅見二人之名然
亦莫能詳也廖良列於孔老之末而漢四種兵
書有良權謀一篇又賈誼首稱甯越杜赫爲之
謀漢書亦不注呂氏云孔墨甯越皆布衣之士
也越中牟人也周威公師之又稱杜赫以安天
下說周昭文君則越赫善謀可以槩見漫書之
以補漢書之缺

徙木償表

商鞅變秦法恐民不信乃募民徙三丈之木而
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予金乃下令吳起治
西河欲諭其信於民夜置表於南門之外令於

邑中曰有人能償表者仕之長大夫民相謂曰此必不信有一人曰試往償表不得賞而已何傷往償表來謁吳起起仕之長大夫自是之後民信起之賞罰予謂鞅本魏人其徙木示信蓋以効起而起之事不傳

建武中元續書

隨筆所書建武中元一則文惠公作隸釋於蜀郡守何君閣道碑一篇中以為不然比得蜀士袁夢麒應祥漢制叢錄亦以紀志傳不同為惑

而云近歲雅州榮經縣治之西有得蜀郡治道記於崖壁閒者記末云建武中元二年六月就於是千載之疑渙然水釋予觀何君閣道正建武中元二年六月就袁君所言榮經崖壁之記蓋是此耳但以出於近歲恨不得質之文惠為之側然

草駒犢蟲

今人謂野牧馬為草馬淮南子脩務訓曰馬之為草駒之時跳躍揚蹏翹尾而走人不能制注

云馬五尺以下爲駒。放在草中，故曰草駒。蓋今之所稱者是也。下文曰：形之於馬，馬不可化，其可駕御，教之所爲也。馬聾蟲也，而可以通氣志，猶待教而成。又况人乎？注曰：蟲喻無知也。聾蟲之名甚奇。

記李履中二事

崇寧中，蔡京當國，欲洗邢恕誣謗宗廟之罪，旣拔拭用之，又欲令立邊功以進身。於是旣以爲涇原經畧使，遂謀用車戰法，及造舟五百艘，將直

抵興靈，以空夏國詔以付熙河漕臣李復。復長安人，久居兵閒，習熟戎事。力上疏，詆切之。予頃書之於國史，恕列傳中，比得上饒所刊滴水集。正復所爲文，得此兩奏，歎其能以區區外官而排斥上相之客如此。恨史傳爲不詳，盡乃錄于此。其乞罷造戰車疏云：奉聖旨，令本司製造戰車三百兩。臣嘗覽載籍，古者師行，固嘗用車，蓋兵不妄動，征戰有禮，不爲詭遇。多在平原廣野，故車可以行。今盡在極邊，戎狄乘勢而來，雖驚

鳥飛翥不如是之迅捷下寨駐軍各以保險爲利其往也車不及期居而保險車不能登歸則虜多襲逐爭先奔趨不暇回顧車安能收非若古昔於中國爲用臣聞此議出於許彥圭彥圭因姚麟而獻說朝廷遂然之不知彥圭劇爲輕妄唐之房瑄嘗用車戰大敗於陳濤斜十萬義軍無有脫者畿邑平地且如此况今欲用於峻阪溝谷之間乎又戰車比常車濶六七寸運不合轍牽拽不行昨來兵夫典賣衣物自賃牛具

終日方進五七里遂致兵夫逃亡棄車於道大爲諸路之患今乞便行罷造如別路已有造者乞更不牽拽前來其乞罷造船奏云邢恕乞打造船五百隻於黃河順流放下至會州西小河內藏放有旨專委臣監督限一年了當契勘本路只有船匠一人須乞於荆江淮浙和雇又丁線物料亦非本路所出觀恕奏請實是兒戲且造船五百隻若自今工料並備亦須數年自蘭州駕放至會州約三百里北岸是敵境豈可容

易會州之西小河鹹水其濶不及一丈深止於
一二尺豈能藏船黃河過會州入常精山石峽
險窄自上垂流直下高數十尺船豈可過至西
安州之東大河分爲六七道水淺灘磧不勝舟
載一船所載不過五馬二十人雖到興州又何
能爲又不知幾月得至此聲若出必爲夏國侮
笑臣未敢便依旨揮擘畫恐虛費錢物終誤大
事疏旣上徽宗察其言忠遂罷二役復字履中
爲關內名儒官至中大夫集英殿脩撰李昭玘
嘗贈詩云結交賴有紫顛翁鶴骨嶄嶄爛脩且
五言長城屹千丈萬卷書樓聊一讀可知其人
矣

乾寧覆試進士

唐昭宗乾寧二年試進士刑部尚書崔凝下二
十五人放榜後宣詔翰林學士陸扆祕書監馮
渥入內各贈衣一副及氈被於武德殿前復試
但放十五人自狀頭張貽範以下重落其六人
許再入舉場四人所試最下不許再入蘇楷其

一也故挾此憾至於駁昭宗聖文之謚崔凝坐
貶合州刺史是時國祚如贅疣悍鎮強藩請隧
問鼎之不暇顧惓惓若此其再試也詩賦各兩
篇內良弓獻問賦以太宗問工人木心不正脉
理皆邪若何道理十七字皆取五聲字依輪次
以雙周隔句爲韻限三百二十字成貽範等六
人訖唐末不復綴榜蓋是時不糊名一黜之後
主司不敢再收拾也有黃滔者是年及第閩人
也九世孫沃爲吉州永豐宰刊其遺文初試覆

試凡三賦皆在焉曲直不相入賦以題中曲直
兩字爲韻釋云邪正殊途各有好惡終篇只押
兩韻良弓獻問賦取五聲字次第用各隨聲爲
賦格於是第一韻尾句云資國祚之崇崇上平
聲也第二韻垂寶祚於絲絲下平聲也第三韻
曾非唯唯上聲也第四韻露其言而粲粲去聲
也而闕入聲一韻賦韻如是前所未有國將亡
必多制亦云可笑矣信州永豐人王正白時再
試中選郡守爲改所居坊名曰進賢且減戶稅

亦後來所無

臨海蟬圖

文登呂亢多識草木蟲魚守官台州臨海命工
作蟬圖凡十有二種一曰螻蛄乃蟬之巨者兩
螯大而細毛如苔八足亦皆有微毛二曰撥
棹子狀如螻蛄螯足無毛後兩小足薄而微潤
類人之所食者然亦頗異其大如升南人皆呼
爲蟬八月間盛出人採之與人鬪其螯甚巨往
往能害人三曰擁劍狀如蟬而色黃其一螯偏

長三寸餘有光四曰彭蠡螯微毛足無毛以鹽
藏而貨於市爾雅曰彭蠡小者螻云小蟬也蟬
音澤螻音勞吳人呼爲彭越搜神記言此物嘗
通人夢自稱長卿今臨海人多以長卿呼之五
曰竭朴大於彭蠡殼黑斑有文章螯正赤常以
大螯障目小螯取食六曰沙狗似彭蠡壤沙爲
穴見人則走屈折易道不可得七曰望潮殼白
色居則背坎外向潮欲來皆出坎舉螯如望不
失常期八曰倚望亦大如彭蠡居常東西顧睨

行不四五又舉兩螯以足起望惟入穴乃止九
曰石碯大於常蟬八足殼通赤狀若鷲卵十曰
蜂江如蟬兩螯足極小堅如石不可食十一曰
蘆虎似彭蜺正赤不可食十二曰彭蜺大於蝟
小於常蟬呂君云此皆常所見者北人罕見故
繪以爲圖又海商言海中鼉鼉島之東一島多
蟬種名甚異有虎頭者有翅能飛者有能捕魚
者有殼大兼尺者以非親見故不畫李履中得
其一本爲作記予家楚宦游二浙閩廣所識蟬
屬多矣亦不悉與前說同而所謂黃甲白蟬蟬
蟻諸種呂圖不載豈名謂或殊乎故紀其詳以
示博雅者

東坡作碑銘

東坡祭張文定文云軾於天下未嘗銘墓獨銘
五人皆盛德故以文集考之凡七篇若富韓公
司馬溫公趙清獻公范蜀公并張公坡所自作
此外趙康靖滕元發二誌乃代張公者故不列
於五人之數眉州小集有元祐中奏稿云臣近

準敕差撰故同知樞密院事趙瞻神道碑并書者臣平生本不爲人撰行狀埋銘墓碑士大夫所共知只因近日撰司馬光行狀蓋爲光曾爲臣亡母程氏撰埋銘又爲范鎮撰墓誌蓋爲鎮與先臣某平生交契至深不可不撰及奉詔撰司馬光富弼等墓碑不可固辭然終非本志况臣老病廢學文詞鄙陋不稱人子所欲顯揚其親之意伏望聖慈別擇能者特許辭免觀此一奏可印公心而杭本奏議十五卷中不載

洗兒金錢

車駕都錢塘以來皇子在邸生男及女則戚里三衙浙漕京尹皆有餉獻隨即致答自金幣之外洗兒錢果動以十數合極其珍巧若揔而言之殆不可勝算莫知其事例之所起劉原甫在嘉祐中因論無故踈決云在外群情皆云聖意以皇女生故施此慶恐非王者之令典也又聞多作金銀犀象玉石琥珀玳瑁檀香等錢及鑄金銀爲花果賜予臣下自宰相臺諫皆受此賜

無益之費無名之賞始無甚於此若欲夸示奢麗爲世俗之觀則可矣非所以軌物訓儉也宰相臺諫以道德輔主奈何空受此賜曾無一言遂事不諫臣願深執恭儉以答上天之貺不宜行姑息之恩以損政體偉哉劉公之論其勁切如此歐陽公銘墓畧而不書予爲國史亦不知載於本傳比方讀其奏章故敬紀之韓偓金鑾畚記云天復二年大駕在岐皇女生三日賜洗兒果子金銀錢銀葉坐子金銀錠子予謂唐昭承欲罷不能也

告命失故事

祖宗時知制誥六員故朝廷除授雖京官磨勘選人改秩奏薦門客恩科助教率皆命詞然有官列已崇而有司不舉者多出時相之意劉原甫掌外制以任顓落職不降誥詞曾奏陳以爲非故事得旨即施行之已而劉元瑜王琪降官直以勅牒劉又言非朝廷賞罰訓誥甚重之意

今觀劉集有太平州文學袁嗣立改江州文學制云昔先王簡不帥教而不變者屏之裔土終身不齒若爾之行豈足顧哉然猶假以仕板徒之善郡不貲之恩也勉思自新無重其咎未幾嗣立又徙洪州制云爾頃冒憲典遷之尋陽復以親嫌於法當避夫薄志節寡廉耻者固不可使處有嫌之地益徙豫章思自前滌嗣立之事微矣乃費兩誥讀此命書可知其人漫書之以發一笑

扁字二義

扁音薄典切唐韻二義其一曰扁署門戶其一曰姓也此外無他說案鶡冠子云五家爲伍十伍爲里四里爲扁扁爲之長十扁爲鄉其上爲縣爲郡其不奉上令者以告扁長蓋如遂黨都保之稱諸書皆不載

娑羅樹

世俗多持言月中桂爲娑羅樹不知所起案酉陽雜俎云巴陵有寺僧房床下忽生一木隨伐

而長外國僧見曰此娑羅也元嘉中出一花如蓮唐天寶初安西進娑羅枝狀言臣所管四鎮拔汗那國有娑羅樹特爲奇絕不比凡草不止惡禽近來得樹枝二百莖以進予比得楚州淮陰縣唐開元十一年海州刺史李邕所作娑羅樹碑云非中夏物上所宜有者娑娑十畝蔚映千人惡禽翔而不集好鳥止而不巢深識者雖徘徊仰止而莫知冥植博物者雖沉吟稱引而莫辨嘉名隨所方面頗證靈應東瘁則青郊苦

而歲不稔西茂則白藏泰而秋有成嘗有三藏義淨還自西域齋戒瞻嘆於是邑宰張松質請邕述文建碑觀邕所言惡禽不集正與上說同又有松質一書答邕云此土王像爰及石龜一離淮陰百有餘載前後抗表尚不能稱賴公威德備聞所以還歸故里謹遣僧三人父老七人齋狀拜謝宣和中向子譔過淮陰見此樹今有二本方廣丈餘蓋非故物蔣穎叔云王像石龜不知今安在然則娑羅之異世閒無別種也吳

與芮燁國器有從沈文伯乞娑羅樹碑古風一首云楚州淮陰娑羅樹霜露榮悴今何如能令草木死不朽當時爲有北海書荒碑雨侵澁苔蘚尚想墨本傳東吳正賦此也歐陽公有定力院七葉木詩云伊洛多佳木娑羅舊得名常於佛家見宜在月宮生鈿砌陰鋪靜虛堂子落聲亦此樹耳所謂七葉者未詳

容齋四筆卷第六

容齋四筆卷第七 十四則

天咫

黃魯直和王定國詩聞蘇子由病卧績溪云湔袂瘴霧姿朝趨去天咫蜀士任淵注引天威不違顏咫尺予按國語楚靈築三城使子皙問范無字無字不可王曰是知天咫安知民則常昭曰咫者少也言少知天道耳酉陽雜俎有天咫篇黃詩盖用此徐師川喜王秀才見過小酌翫月四言曰君家近市所見天咫庭戶之間容光

能幾菰蒲之中、江湖之渙、一碧萬頃、長空千里、
正祖述黃所用云、

縣尉爲少仙

隨筆載縣尉爲少公子、後得晏幾道叔原一帖、
與通叟少公者、正用此也、杜詩有野望、因過常
少仙一篇、所謂落盡高天日、幽人未遣回者、蜀
士注曰、少仙應是言縣尉也、縣尉謂之少府、而
梅福爲尉、有神仙之稱、少仙二字、尤爲清雅、與
今俗呼爲仙尉、不侔矣、

杜詩用受覺二字

杜詩所用受覺二字、皆絕奇、今摭其受字云、脩
竹不受暑、勿受外嫌猜、莫受二毛侵、監河受貸
粟、輕燕受風斜、能事不受相促迫、野航恰受兩
三人、一雙白魚不受釣、雄姿未受伏櫪恩、其覺
字云、已覺糟床注、身覺省郎在、自覺成老醜、更
覺松竹幽、日覺死生忙、最覺潤龍鱗、喜覺都城
動、更覺老隨人、每覺昇元輔、覺而行步奔、尚覺
王孫貴、含悽覺汝賢、厨煙覺遠庖、詩成覺有已、

已覺披衣慣，自覺酒須賒。早覺仲容賢，城池未
覺喧。無人覺來往，人才覺弟優。直覺巫山暮，重
覺在天邊。行遲更覺仙，深覺負平生。秋覺追隨
盡，追隨不覺晚。熊羆覺自肥，自覺坐能堅。已覺
良宵永，更覺綵衣春。已覺氣與嵩華敵，未覺千
金滿高價。梅花欲開不自覺，胡來不覺潼關隘。
自得隋珠覺，夜明放筋未覺金盤空。東歸貪路
自覺難，更覺良工心獨苦。始覺屏障生光輝，不
覺前賢畏後生。吏情更覺滄洲遠，我獨覺子神

充實習池未覺風流盡，用之雖多然每字命意
不同。又雜於千五百篇中，學者讀之唯見其新
工也。若陳簡齋亦好用此二字，未免頻復者。蓋
只在數百篇內，所以見其多。如未受風作惡，不
受珠璣絡，不受折簡呼，不受人招麾，不受安危
侵，飽受今日閒，却扇受景風，語聞受遠響，坐受
世故驅庭栢，不受寒可復，受憂戚寧受此酸辛。
滔滔江受風，坐受世褊迫，清池不受暑，平池受
細雨窮村受春晚，不受急景催，肯受元規塵了。

不受榮悴意閒不受榮與辱獨自人間不受寒
枯木無枝不受寒天馬何妨畧受鞮來禽花高
不受折不受陰晴與寒暑長林巨木受軒輊未
覺懶相先未覺壯心休未覺身淹留未覺墉陰
遲未覺欠孟嘉未覺有等倫未覺風來遲未覺
經旬久欲往還覺非獨覺賦詩難稍覺夜月添
菰蒲覺風入未覺此計非高處覺眼新意定覺
景多未覺徐娘老未覺有榮辱未覺饑腸虛未
覺平生與願違村空更覺水潺湲眼中微覺欠
扁舟居夷更覺中原好便覺杯觴耐薄寒墻頭
花定覺風闌可謂多矣蓋喜用其字自不知下
筆所著也

西太一宮六言

楊柳鳴蜩綠暗荷花落日紅酣三十六陂春水
白頭想見江南荆公題西太一宮六言首篇也
今臨川刻本以楊柳爲柳葉其意欲與荷花爲
切對而語句遂不佳此猶未足問至改三十六
陂春水爲三十六宮煙水則極可笑公本意以

在京華中故想見江南等物何預於宮禁哉不
學者妄意塗竄殊爲害也彼盖以太一宮爲禁
廷離宮爾

由與猶同

新唐書藩鎮傳序云其人自視由羗狄然據字
義由當爲猶故吳縝作唐書音訓有糾謬一篇
正指其失彼元不深究孟子也文惠公頃與予
作唐書補過嘗駁其說予作文每用之輒爲人
所疑問今爲詳載於此如以齊王由反手也由

弓人而耻爲弓土由足用爲善是由惡醉而強
酒由已溺之由已飢之由射於百步之外見且
由不得亟其義皆然盖由與猶通用也

人焉廋哉

孔子論人之善惡始之曰視其所以繼之以觀
其所由察其所安然後重言之曰人焉廋哉人
焉廋哉盖以上之二語詳察之也而孟氏一斷以
眸子其言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
掩其惡曾中正則眸子瞭焉曾中不正則眸子

耗焉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說者謂人
與物接之時其神在目故胷中正則神精而明
不正則神散而昏心之所發并此而觀則人之
邪正不可匿矣言猶可以僞爲眸子則有不
容僞者孔聖旣以發之於前孟子知言之要續爲
之說故簡亮如此舊見王季明云太學士子嘗
戲作一論其畧曰知人焉廋哉之義然後知人
焉廋哉人焉廋哉之義知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之義然後知人焉廋哉之義孔子所云人焉廋

哉人焉廋哉者詳言之也孟子所云人焉廋哉
者畧言之也孔子之所謂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即孟子之所謂人焉廋哉也孟子之所謂人焉
廋哉即孔子之所謂人焉廋哉也繼
又疊三語爲一云夫人焉廋哉人焉廋哉人焉
廋哉雖曰不同而其所以爲人焉廋哉人焉廋
哉人焉廋哉未始不同演而成數百字可資一
笑亦幾於侮聖言矣

久而俱化

天生萬物久而與之俱化固其理焉無閒於有情無情有知無知也予得雙鴈於衢人鄭伯膺純白色極馴擾可翫寘之雲壑不遠飛翔未幾殞其一其一塊獨無儔因念白鷺正同色又性亦相類乃取一隻與同處始也兩下不相賓接見則東西分背雖一盆飼穀不肯並啜如是五日漸復相就踰旬之後怡然同群但形體有大小而色澤飛鳴則一久之鴈不自知其爲鴈鷺不自知其爲鷺宛如同巢而生者與之俱化於

是驗焉今人呼鷺爲野鴈或稱家鴈其褐色者爲鴈鷺鴈之最大者曰天鷺唐太宗時吐蕃祿東贊上書以謂聖功遠被雖鴈飛于天無是之速鷺猶鴈也遂鑄金爲鷺以獻蓋二禽一種也

黃文江賦

晚唐士人作律賦多以古事爲題寓悲傷之旨如吳融徐寅諸人是也黃滔字文江亦以此擅名有明皇回駕經馬嵬坡隔句云日慘風悲到王顏之死處花愁露泣認朱臉之啼痕褒雲萬

疊斷腸新出於啼猿秦樹千層比翼不如於飛
鳥羽衛參差擁翠華而不發天顏愴恨覺紅袖
以難留神仙表態忽零落以無歸雨露成波已
沾濡而不及六馬歸秦却經過於此地九泉隔
越幾悽惻於平生景陽井云理昧納隍處窮泉
而詎得誠乖馭朽攀素綆以胡顏青銅有恨也
從零落於秋風碧浪無情寧解流傳於夜壑荒
涼四面花朝而不見朱顏滴瀝千尋雨夜而空
啼碧溜莫可追尋玉樹之歌聲邈矣最堪惆悵

金瓶之咽處依然館娃宮云花顏縹緲欺樹裏
之春風銀焰熒煌却城頭之曉色恨留山鳥啼
百草之春紅愁寄壠雲鏤四天之暮碧遺堵塵
空幾踐群遊之鹿滄洲月在寧銷怒觸之濤陳
皇后因賦復寵云已爲無雨之期空懸夢寐終
自凌雲之製能致煙霄秋色云空三楚之暮天
樓中歷歷滿六朝之故地草際悠悠白日上昇
云較美古今列子之乘風固劣論功晝夜姮娥
之奔月非優凡此數十聯皆研確有情致若夫

格律之卑則自當時體如此耳

沈季長進言

沈季長元豐中爲崇政殿說書考開封進士旣罷入見神宗曰論不以智治國誰爲此者對曰李定所爲上曰聞定意譏朕季長曰定事陛下有年頃者御史言定乃人倫所棄陛下力排羣議而定始得爲人如初繼又擢用不次定雖懷利尚當知恩臣以此敢謂無譏陛下意詩序曰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書曰小人怨汝詈

汝則皇自敬德陛下自視豈任智者不知何自嫌疑乃信此爲譏也上曰卿言甚善朕今已釋然矣卿長者乃喜爲人辯謗對曰臣非爲人辯謗乃爲陛下辯譖耳他日上語及前代君臣因曰漢武帝學神仙不死之術卿曉其意否此乃貪生以固位耳故其晚年舉指謬戾禍貽骨肉幾覆宗社且人主固位其禍猶爾則爲人臣而固位者其患亦何所不至故朕每患天下之士能輕爵祿者少季長曰士而輕爵祿爲士言之

則可爲國言之則非福也人主有尊德樂道之志士皆以不得爵祿爲耻寧有輕爵祿者哉至於言違諫拂士有去志故以爵祿爲輕上曰誠如卿言按季長雖嘗至脩起居注其後但終於庶僚史不立傳王和甫銘其墓載此兩論予在史院時未之見也其子銖爲侍從恨不獲附見之故表出於是

繁遏渠

國語魯叔孫穆子曰金奏肆夏繁遏渠天子所

以饗元侯也常昭注曰繁遏渠肆夏之三也禮有九夏皆篇名昭雖曉其義而不詳釋按周禮春官鍾師掌金奏以鍾鼓奏九夏鄭氏注引呂叔玉云肆夏繁遏渠皆周頌也肆夏時邁也繁遏執兢也渠思文也又曰繁多也遏止也言福祿止於周之多也故執兢曰降福穰穰降福蘭蘭渠大也言以后稷配天王道之大也故思文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子謂此說亦近於鑿

替戾岡

坡公游鶴林招隱有岡字韻詩凡作七首最後
云背城借一吾何敢切勿樽前替戾岡小兒問
三字所出按晉書佛圖澄傳澄能聽鈴音以知
吉凶往投石勒及劉曜攻洛陽勒將救之其群
下咸諫以爲不可勒以訪澄澄曰相輪鈴音云
秀支替戾岡僕谷劬禿當此羯語也秀支軍也
替戾岡出也僕谷劉曜胡位也劬禿當捉也此
言軍出捉得曜也勒遂擒曜坡公正用此云

潞公平章重事

文潞公元豐六年以太師致仕時七十八歲矣
後二年哲宗即位太皇太后垂簾同聽政用司
馬公爲門下侍郎公奏乞召潞公置之百寮之
首以鎮安四海后遣中使梁惟簡宣諭曰彥博
名位已重又得人心今天子幼冲恐其有震主
之威且於輔相中無處安排又已致仕難爲復
起公當時以新入不敢復言元祐元年三月公
拜左僕射乃再上奏曰書曰人惟求舊蓋以其
歷年之多也彥博沉敏有謀畧知國家治體能

斷大事自仁宗以來出將入相功效顯著天下所共知年踰八十精力尚強臣初曾奏陳尋蒙宣諭切惟彥博一書生爾年逼桑榆富貴已極夫復何求非有兵權死黨可畏懼也假使爲相一旦欲罷之止煩召一學士授以詞頭白麻既出則一匹夫爾何難制之有震主之威防慮大過若依今官制用之爲相以太師兼侍中行左僕射有何不可儻不欲以劇務煩老臣則凡常程文書只委右僕射以下簽書發遣惟事有難

決者方就彥博咨稟自古致仕復起盖非一人彥博今年八十一不過得其數年之力願急用之臣但以門下侍郎助彥博恐亦時有小補今不以彥博首相而以臣處之是猶捨騏驥而策駑駘也切爲朝廷惜之若以除臣左僕射難爲無故以他人易之則臣欲露表舉其自代奏入不許給事中范純仁亦勸乞召致留爲師臣未幾右僕射韓縝求去后始賜司馬公密詔欲除彥博兼侍中行右僕射事其合行恩禮令相度

條具公以名體未正不敢居其上乞以左僕射自守右僕射詔曰使彥博居卿上非予所以待卿之意卿更思之公執奏言臣爲京官時彥博已爲宰相今使彥博列位在下非所以正大倫也於是召赴闕既而御史中丞劉摯左正言朱光庭右正言王覲俱上言彥博春秋高不可爲三省長官司馬公又言若今以正太師平章軍國重事亦足以尊老成矣四月遂下制如公言詔一月兩赴經筵六日一入朝因至都堂與執

政商量事朝廷有大政令即與輔臣共議潞公此命可謂鄭重費力蓋本不出於主意也然居位越五年屢謝病乃得歸竟坐此貽紹聖之貶
考課之法廢

唐制尚書考功掌内外文武官吏之考課凡應考之官家具錄當年功過行能本司及本州長官對衆讀議其優劣定爲九等考第然後送省別勅定京官位望高者二人一按京官考一按外官考又定給事中中書舍人各一人一監京

官考一監外官考郎中判京官考員外郎判外
官考凡考課之法有四善二十七最一最以上
有四善爲上上有三善或無最而有四善爲上
中有二善或無最而有三善爲上下其末至於
居官誣詐貪濁有狀爲下下外州判司錄錄事
參軍主之各據之以爲黜陟國朝此法尚存慶
曆皇祐中黃亞夫庶佐一府三州幕其集所載
考詞十四篇黃司理者曰治犴獄歲在周矣論
其罪棄市者五十四流若徒三百十有四杖百

八十六皆得其情無有寃隱不伸非才也其孰
能其考可書中舞陽尉者曰舞陽太約地廣它
盜徃徃囊橐於其閒居一歲爲竊與強者凡十
一前件官捕得之其亡者一而已矣非才焉固
不能可書中法曹劉昭遠者曰法者禮之防也
其用之以當人情爲得刻者爲之則拘而少恩
前件官以通經舉進士始掾於此若老於爲法
者每抱具獄必傳之經義然後處故無一不當
其情其考可書中它皆類此不知其制廢於何

時今但付之士按吏据定式書於印紙比者又令郡守定縣令臧否高下人亦不知所從出若使稍復舊貫似爲得宜雖未必人人盡公得實然思過半矣

小官受俸

沈存中筆談書國初時州縣之小官俸入至薄故有五貫九百六十俸省錢且作足錢用之語黃亞夫皇祐閒自序其所爲伐檀集云歷佐一府三州皆爲從事踰十年郡之政巨細無不與

大抵止於簿書獄訟而已其心之所存可以効於君補於國資於民者曾未有一事可以自見然月廩於官粟麥常兩斛錢常七千問其所爲乃一常人皆可不勉而能茲素餐昭昭矣遂以伐檀名其集且識其愧予謂今之仕宦雖主簿尉蓋或七八倍於此然常有不足之歎若兩斛七千祇可祿一書吏小校耳豈非風俗日趨於浮靡人用日以汰物價日以滋致於不能贍足乎亞夫之立志如此真可重也山谷先生乃其

子云

容齋四筆卷第七

容齋四筆卷第八

十七則

庫路真

新唐書地理志襄州土貢漆器庫路真二品十
乘花文五乘庫路真者漆器名也然其義不可
曉元豐九域志云貢漆器二十事是以于頔傳
頔為襄陽節度襄有髹器天下以為法至頔驕
蹇故方帥不法者稱為襄樣節度舊唐書職官
志武德七年改秦王齊王下領三衛及庫路真驅
啞真並為統軍疑是周隋間西邊方言也記白

樂天集曾有一說而未之見

得意失意詩

舊傳有詩四句誦世人得意者云久旱逢甘雨
他鄉見故知洞房花燭夜金榜掛名時好事者
續以失意四句曰寡婦携兒泣將軍被敵擒失
恩宮女面下第舉人心此二詩可喜可悲之狀
極矣

狄監盧尹

文潞公留守西京年七十七爲耆英會凡十有
二人時富韓公年七十九最長至于太中大夫
張問年七十唯司馬公方六十四歲用狄監盧
尹故事亦預於會或問狄盧之說乃見唐白樂
天集今所謂九老圖者懷州司馬胡杲年八十
九衛尉卿吉皎年八十六龍武長史鄭據八十
四慈州刺史劉嘉侍御史盧正皆八十二其年
皆在元豐諸公之上永州刺史張渾刑部尚書
白居易皆七十四時會昌五年白公序云六賢
皆多年壽予亦次焉秘書監狄兼暮河南尹盧

正以年未七十，雖與會而不及列。故溫公紀韓公至張昌言，而自不書。今士大夫皆熟知此事。姑志狄盧二賢，以示兒輩。但唐兩廬正本字犯廟諱而又同會，疑文字或誤云。

項韓兵書

漢成帝時任宏論次兵書為四種，其權謀中有韓信三篇，形勢中有項王一篇。前後執文志載之，且云漢興張良韓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刪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諸呂用事而盜取之，項韓雖不得其死，而遺書可傳於後者，漢世不廢，今不復可見矣。

承天塔記

黃魯直初謫戎涪，既得歸而湖北轉運判官陳舉以時相趙清憲與之有小怨，訐其所作荆南承天塔記以為幸災，遂除名。羈管宜州，竟卒于彼。今豫章集不載其文，蓋謂因之兆禍，故不忍著錄。其曾孫當續編別集始得見之。大畧云：余得罪竄黔中，道出江陵，寓承天禪院，住持僧智

珠方徹舊浮圖於地而屬曰余成功之後願乞
文記之後六年蒙恩東歸則七級巋然已立於
是作記其後云儒者嘗論一佛寺之費蓋中民
萬家之產實生民穀帛之蠹雖余亦謂之然然
自省事以來觀天下財力屈竭之端國家無大
軍旅勤民丁賦之政則蝗旱水溢或疾疫連數
十州此蓋生人之共業盈虛有數非人力所能
勝者邪其語不過如是初無幸災風刺之意乃
至於遠斥以死冤哉

穆護歌

郭茂倩編次樂府詩穆護歌一篇引歷代歌辭
曰曲犯角其語曰王管朝朝弄清歌日日新折
花當驛路寄與隴頭人黃魯直題牧護歌後云
予嘗問人此歌皆莫能說牧護之義昔在巴夔
閒六年問諸道人亦莫能說他日船宿雲安野
次會其人祭神罷而飲福坐客更起舞而歌木
瓠其詞有云聽說商人木瓠四海五湖曾去中
有數十句皆叙賈人之樂末云一言爲報諸人

倒盡百瓶歸去，繼有數人起舞，皆陳述已事而始末畧同。問其所以爲木瓠，蓋瓠曲木狀如瓠，擊之以爲歌舞之節耳。乃悟穆護蓋木瓠也。據此說，則茂倩所序爲不知本原云，且四句律詩如何便差排爲犯角曲，殊無意義。

省試取人額

累舉省試，鎖院至開院，限以一月。如未訖事，則申展亦不過十日。所奏名一十四人，取一爲定數。不知此制起於何年。黃魯直以元祐三年爲

貢院參詳官有書帖一紙云：正月乙丑鎖太學試禮部進士四千七百三十二人，三月戊申具奏進士五百人。乃是在院四十四日而九人半取一人視今日爲不侔也。此帖載於別集。

通印子魚

魚通印之語本出於王荆公送張兵部知福州詩：長魚俎上通三印之句。蓋以福州瀕海多魚，其大如此，初不指言爲子魚也。東坡始以通印子魚對披絲黃雀，乃借子字與黃字爲假對耳。

山谷所云子魚通印蠟破山蓋承而用之陳正
敏遜齋閒覽云其地有通應廟廟前港中子魚
最佳王初寮詩通應子魚鹽透白正采其說郡
人黃處權云興化子魚去城五十里地名迎仙
者爲上所產之處土名謂之子魚潭而已初無
通應港之名有大神祠賜額曰顯應乃遜齋所
指之廟者亦非通應也潭傍又有小祠一間庫
陋之甚農家以祀田神好事欲實遜齋之說遂
粉刷一扁妄標曰通應廟側題五小字曰元祐
某年立此尤可笑且用神廟封額以名土物它
處未嘗有也

壽亭侯印

荆門王泉關將軍廟中有壽亭侯印一鈕其上
大環徑四寸下連四環皆系於印上相傳云紹
興中洞庭漁者得之入于潭府以爲關雲長封
漢壽亭侯此其故物也故以歸之廟中南雄守
黃允見臨川興聖院僧惠通印圖形爲作記而
復州寶相院又以建炎二年因伐木於三門大

樹下土中深四尺餘得此印其環并背俱有文
云漢建安二十年壽亭侯印今留於左藏庫邵
州守黃沃叔啓慶元二年復買一鈕於郡人張
氏其文正同只欠五系環耳予以謂皆非真漢
物且漢壽乃亭名既以封雲長不應去漢字又
其大比它漢印幾倍之聞嘉興王仲言亦有其
一侯印一而已安得有四雲長以四年受封當
即刻印不應在二十年尤非也是特後人爲之
以奉廟祭其數必多今流落人間者尚如此也

予爲黃叔啓作辨跋一篇見贅藁

茸附治疽漏

時康祖病心痔二十年用聖惠方治腰痛者鹿
茸附子服之月餘而愈夷堅已志書其事予每
與醫言輒云癰疽之發蘊熱之極也烏有翻使
熱藥之理福州醫郭晉卿云脉陷則害漏陷者
冷也若氣血溫煖則漏自止正用得茸附按內
經素問生氣通天論曰陷脉爲痿留連肉腠注
云陷脉謂寒氣陷缺其脉也積寒留舍經血稽

疑久瘀內攻結於肉理故發爲瘍癰肉腠相連
此說可謂明白故復記於此庶幾或有助於瘍
鑿云

莆田荔枝

莆田荔枝名品皆出天成雖以其核種之終與
其本不相類宋香之後無宋香所存者孫枝爾
陳紫之後無陳紫過墻則爲小陳紫矣筆談謂
焦核荔子土人能爲之取本木去其大根火燔
令焦復植於土以石壓之令勿生旁根其核自

小里人謂不然此果形狀變態百出不可以理
求或似龍牙或類鳳爪釵頭紅之可簪綠珠子
之旁綴是豈人力所能加哉初方氏有樹結實
數千顆欲重其名以二百顆送蔡忠惠公給以
常歲所產止此公爲目之曰方家紅著之於譜
印證其妄自後華實雖極繁茂逮至成熟所存
者未嘗越二百遂成語讖此段已載遜齋閒覽
中郡士黃處權復志其詳如此

雙陸不勝

新唐書狄仁傑傳武后召問夢雙陸不勝何也
仁傑與王方慶俱在二人同辭對曰雙陸不勝
無子也天其意者以徹陛下乎於是召還廬陵
王舊史不載資治通鑑但書鸚鵡折翼一事而
考異云雙陸之說世傳狄梁公傳有之以爲李
邕所作而其詞多鄙誕疑非本書故黜不取藝
文志有李繁唐說纂四卷今罕得其書予家
有之凡所紀事率不過數十字極爲簡要新史
大抵採用之其忠節一門曰武后問石泉公王

方慶曰朕夜夢雙陸不勝何也曰蓋謂宮中無
子意者恐有神靈徹夫陛下因陳人心在唐之
意后大悟召廬陵王復其儲位俾石泉公爲宮
相以輔翊之然則新史兼采二李之說而爲狄
爲王莫能辨也通鑑去之似爲可惜

華元入楚師

左傳楚莊王圍宋宋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
木也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子反懼與之盟而
退三十里杜注曰兵法因其鄉人而用之必先

知其守將左右謁者門者之姓名因而利道之
華元盖用此術得以自通予按前三年晉楚邲
之戰隨武子稱楚之善曰軍行右轅左追蓐前
茅慮無中權後勁軍政不戒而備大抵言其備
豫之固今使敵人能入上將之幕而登其牀則
刺客姦人何施不得雖至於王所可也豈所謂
軍制乎疑不然也公羊傳云楚使子反乘堙而
闚宋城宋華元亦乘堙而出見之其說比左氏
爲有理

公羊用疊語

公羊傳書楚子圍宋宋人及楚人平事幾四百
字其稱司馬子反者八又再曰將去而歸爾然
後而歸爾臣請歸爾吾亦從子而歸爾又三書
軍有七日之糧爾凡五用爾字然不覺其煩

文書誤一字

文書一字之誤有絕係利害者予親經其三焉
至今思之猶爲汗下乾道二年冬蒙恩召還過
三衢郡守何德輔問奏對用幾劄因出草藁示

之其一乞蠲減鄱陽歲貢誕節金千兩事言此
貢不知起於何時或云藝祖初下江南郡庫適
有金守臣取以獻長春節遂爲故事誤書長春
爲萬春乃金主褒節名也德輔讀之指以相告
予悚然面發赤亟改之三年以侍講講毛詩作
發題引孔子於論語中說詩處云不學詩無以
言誤書言爲立已寫進讀正本經筵吏袁顯忠
曰恐是言字予愧謝之淳熙十三年在翰苑作
賜安南國曆日詔云茲履夏正載頒漢朔書夏
正爲周正院吏以呈宰執周益公見而摘其誤
吏還以告蓋語順意同一時不自覺也

歷代史本末

古者世有史官其著見於今則自堯舜二典始
周之諸侯各有國史孔子因魯史記而作春秋
左氏爲之傳鄭志宋志晉齊太史南史氏之事
皆見焉更纂異同以爲國語漢司馬談自以其
先周室之太史有述作之意傳其子遷紬金匱
石室之書罔羅天下放失舊聞述黃帝以來至

于元狩馳騁古今上下數千載間變編年之體
爲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凡
百三十篇而十篇有錄無書元成之間褚先生
補缺作武帝紀三王世家龜策日者列傳張晏
以爲言辭鄙陋今雜於書中而藝文志有馮商
續太史公七篇則泯沒不見司馬之書既出後
世雖有作者不能少紊其規制斑彪固父子以
爲漢紹堯運建帝業而六世史臣追述功德私
作本紀編於百王之末廁於秦項之列故採纂

前紀綴輯舊聞以述漢書起于高祖終于王莽
之誅大抵仍司馬氏第更八書爲十志而無世
家凡百卷固死其書未能全女第昭續成之是
爲前漢書荀悅漢紀則續所論著者也後漢之
事初命儒臣著述於東觀謂之漢紀其後有袁
宏紀張璠薛瑩謝承華嶠袁山松劉義慶謝沈
皆有書宋范曄刪采爲十紀八十列傳是爲後
漢書而張璠以下諸家盡廢其志則劉昭所補
也三國雜史至多有王沈魏書元行冲魏典魚

參典畧張勃吳錄常昭吳書孫盛魏春秋司馬
彪九州春秋丘悅三國典畧員半千三國春秋
虞溥江表傳今唯以陳壽書爲定是爲三國志
晉書則有王隱虞預謝靈運咸榮緒孫綽干寶
諸家唐太宗詔房喬褚遂良等修定爲百三十
卷以四論太宗所作故總名之曰御撰是爲晉
書至今用之南北兩朝各四代而僭僞之國十
數其書尤多如徐爰孫嚴王智深顧野王魏澹
張大素李德林之正史皆不傳今之存者沈約

宋書蕭子顯齊書姚思廉梁陳書魏收魏書李
百藥北齊書令狐德棻周書魏鄭公隋書其它
國則有和包漢趙紀田融趙石記范亨燕書王
景暉南燕錄高閭燕志劉昫涼書裴景仁秦記
崔鴻十六國春秋蕭方武敏之三十國春秋李
太師延壽父子悉取爲南史八十卷北史百卷
今沈約以下八史雖存而李氏之書獨行是爲
南北史唐自高祖至于武宗有實錄後唐脩爲
書劉煦所上者是已而猥襍無統國朝慶曆中

復詔刊脩歷十七年而成歐陽文忠公主紀表
志宋景文公主傳今行於世梁唐晉漢周謂之
五代國初監脩國史薛居正提舉上之其後歐
陽芟爲新書故唐五代史各有舊新之目凡十
七代本末如此稚兒數以爲問故詳記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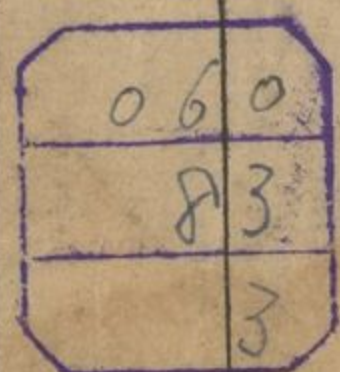
賢者一言解疑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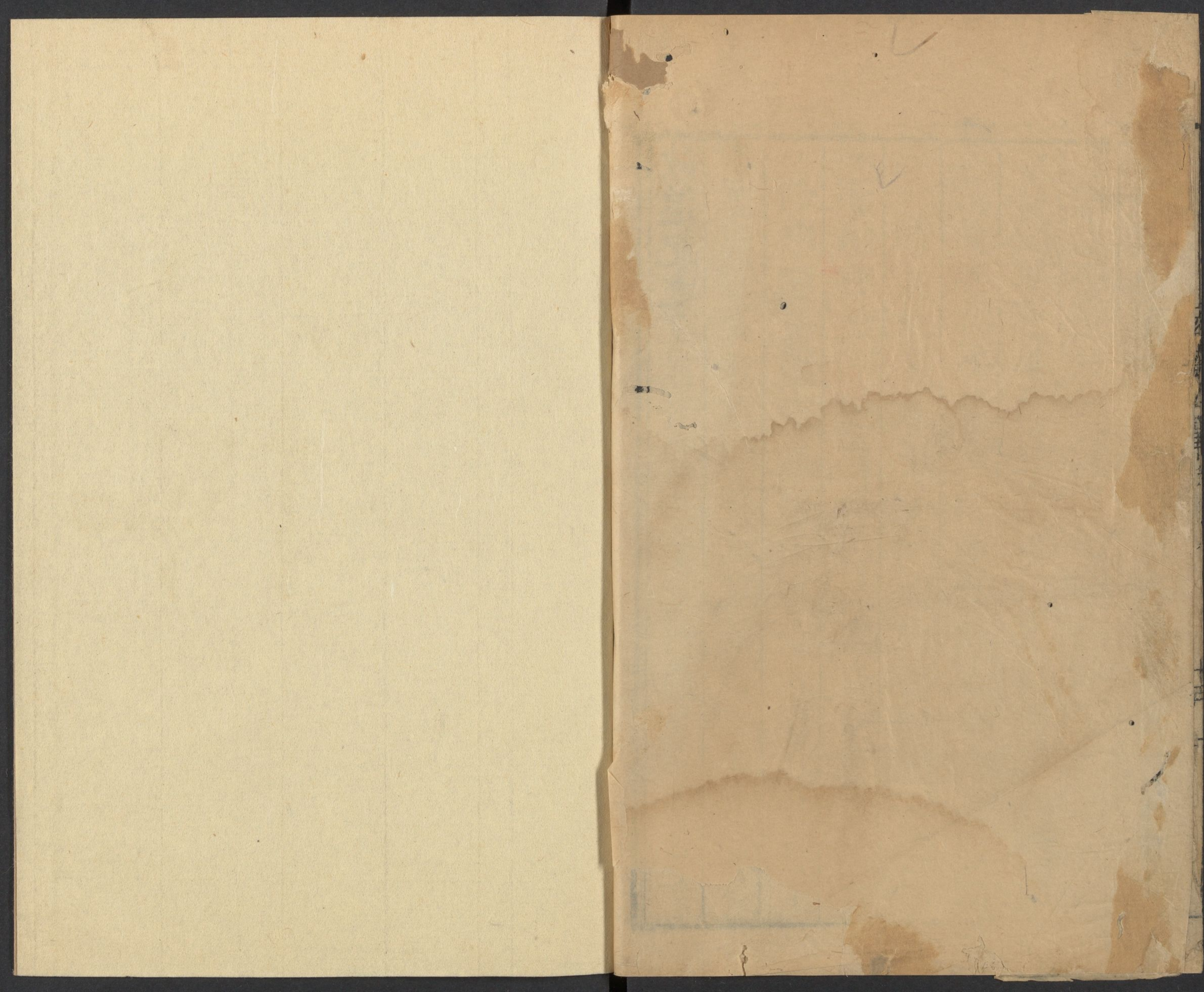
賢者以單詞片言爲人釋謗解患卓卓可書者
予得兩事焉秦氏當國時先忠宣公鄭亨仲資
政胡明仲侍郎朱新仲舍人皆在謫籍分置廣

東方務德爲經畧帥待之盡禮秦對一客言曰
方滋在廣部凡得罪於朝廷者必加意護結得
非欲爲異日地乎客曰非公相有云不敢輒言
方滋之爲人天性長者凡於人唯以周旋爲志
非獨於遷客然也秦悟曰方務德却是箇周旋
底人其疑遂釋當時使一儉巧者承其問微肆
一語方必得罪而諸公不得安迹矣言之者哥
謂大君子當求之古人中嚴陵王大卞赴曲江
守過南安謁張先生子韶從容言大卞頃在檢

院以羅彥濟中丞章去國其後彥濟自吏書出
守嚴遂遷避於蘭溪彥濟到郡遺書相邀曰與
君有同年之契何爲爾不得已復還既見密語
云前此臺評乃朱新仲所作託造物之意以相
授一時失於審思至今爲悔此事既往今適守
韶而朱在彼邂逅有弗愜爲之柰何張揣其必
將修怨即云國先爲君子爲小人皆在此舉王
悚然曰謹受教至則降意彌縫終二年不見分
毫形迹盖本自相善也予曩侍張公坐聞其言

故追紀之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LIBRARY

Printed in Japan